

# 悼念湯生老師

黃 輝 民十五級

老友歐陽覺青(藻)兄函告早年業師湯生先生于

三月間辭世，享壽八十六歲，聞耗無限惋惜。回思五十年前往事，不禁黯然。

余于民國十二年初由海軍飛潛學校轉學交大(當時為交通部南洋大學)，不久即因功課繁重，放棄喜愛之運動，專心攻讀，成績頗佳，在班中僅次于梁興貴兄。十三年秋進三年級，被推為班長，連任兩年。

凌竹銘師前一年授材料力學，是秋繼任校長。電機科基本課程之直流電機係由湯生先生教授。余與朱瑞節、陸定一兩兄同屬一實驗組，二君皆勤學篤行，吾等對先生之教導，至為欽崇，以努力研讀互相策勉，先生亦青睞有加。朱兄思想保守，以惟有實行帝制可救中國，余與陸兄輒與爭論。是時反帝運動澎湃滬上，余旋即加入國民黨。十四年三月國父逝世，學生運動更趨激烈，不久發生五卅慘案。陸兄亦因余之介入黨。(後竟轉入共產黨，為主要幹部之一。)朱兄不受影響，力學如故。余與陸兄則幾全拋書本，置身政治活動，先生所授，勉強及格，至今思之，愧對吾師

也。

先生學問淵博，人格崇高。待人極誠懇，講解極精詳。間以幽默，聽者不倦。常說「That's all that's so it」(就是這麼一回事)。又常在黑板上反手書寫繪畫，以便學生之抄錄。說話徐緩，聲音低沉，而極清晰。當時誤以聲帶有缺憾，不知其有低音歌唱之天賦也。先生伉儷為虔誠之基督徒。常邀同學至其校中住宅講說教義。余初亦參加，後即辭謝。

戰後余因公數度來美。十餘年前有一次隨同趙貞覺(曾珏)兄往謁先生于其在紐約所辦之Electrical Testing Laboratories。為離校一別卅餘年後之首次晤面。蒙其親切款待，導觀各部門，指示詳明，一如往昔之講授。去年一月份之友聲記載陳祖光、歐陽藻兩兄拜訪先生之Saten Island寓所。八四高齡鑿鑿不減，但已稍失聰，不良于行。閱讀之餘，深致牽念。余客居美京十二年，相距不遠，每欲專程謁候，依違未果，今成隔世，私願難償，飲水思源，恨何如也。(六十三年四月記于美京)

## 南洋時代憶湯生

歐陽 藻 民十六級

湯生先生受聘為母校教授係在民國九年，當時仍為交通部南洋大學，校址在上海徐家匯，筆者直至民國十二年始考入大學一年級，當時校長為北洋政府所派的海軍少將陳杜衡先生，在大學一、二年級時即有所謂「三民主義」者，其實北伐尚未成功，國民政府

Per Union 有名的工程大學高材生，所擔任課程有直流電機原理，電機測驗和電機實驗等課程，湯生辦公室在二樓的鐘樓間的右邊，校長辦公室在一樓鐘樓間的左邊，宿舍在三樓(上院)，這兩間辦公室每日上下乃必經之所，所以不易忘記。

尚未成立，並無「三民主義」規定為必修科目，當時所謂「三民主義」者，乃是微積分教授胡明復(哈佛數學博士)，物理教授周明誠(麻省理工博士)，化學教授徐名材(麻省理工博士)是也。由外面考取的學生，統屬乙組，由中學升上来的編為甲組，機械電機不分，在二年級時，物理教授為周明誠，但實驗教授則為凌師竹銘，余二年級時，凌竹老已被聘為校長，因為筆者在大學二、三年級均參加國語演說競賽，並代表學校參加八大學演說競賽，這一年內查獲錦標凌校長所頒的金銀獎章和獎盃，除銀盃因兵亂遺失外餘均珍存。

三年級電機與機械雖已分班，但電力與電信仍然合併，湯生的功課為電機科每人必修功課，湯生教授對電機原理不特有其獨到之處，對於公式的推演及分析，不厭其詳，尤以微積分的演算，因為怕就誤課堂時間，事先往課堂預將推演階段逐步寫就，上課時可分解釋釋清晰、有條，引人入勝，所謂名教授者，不在乎其本人學問淵博，而在其能令學生領會了解，如坐春風，頭頭是道，談笑風生，誨人不倦，湯生教授當之無愧。湯生用左手寫字，右手持粉刷，隨講隨寫，學生筆記，毫無問題，比較機械系的美籍教授E. G. Young 便寫便擦，寫得快，擦得快(亦是用左手寫字)不可同日而語。湯生因其學有專長，對學

直至三年級始有湯生的功課，湯生係紐約 Cooper